

# 回首碧雲情

蔣碧微、徐悲鴻、張道藩的

愛情故事

潘寧東◎著



廣播小說

# 回首碧雪情

潘寧東◎著

八寶地  
已覆地  
是嗎  
就格外  
蘇南的

漫的水注滿天空  
雙子在熱水裡沒  
看與故呢……  
從的圖北本說

當代名家

# 回首碧雪情

2000年7月初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250元

著者 潘寧東  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 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  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 
發行電話：26418661  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  
郵撥電話：26418662  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顏艾琳  
校對 黃榮珠  
封面設計 翁國鈞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105-1(平裝)
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e-mail: [linkingp@ms9.hinet.net](mailto:linkingp@ms9.hinet.net)

◎作者簡介

潘寧東

曾任中國廣播公司記者、節目主持人、編導；花蓮縣政府新聞股長、財團法人國會觀察基金會新聞組長、人人廣播電台節目部經理、太國影視公司節目總監、世新大學兼任憲法教師。

曾獲廣播電視節目金鐘獎新聞節目、教育文化節目、公共服務節目、個人技術編採、編撰等共七座。亞洲廣播公會「最佳新聞節目獎」、教育部「教育文化獎章」等。

著有：散文集《心靈的春天》。

【當代名家】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白水湖春夢         | 蕭麗紅著  |
| 千江有水千江月(長篇小說) | 蕭麗紅著  |
| 不歸路(中篇小說)     | 廖輝英著  |
| 殺夫(中篇小說)      | 李昂著   |
| 桂花巷(長篇小說)     | 蕭麗紅著  |
| 法網邊緣          | 黃喬生譯  |
| 狂戀大提琴         | 利莎等譯  |
| 海灘            | 楊威譯   |
| 紅顏已老(中篇小說)    | 蘇偉貞著  |
| 臥虎藏龍—重出江湖版    | 薛興國改寫 |
| 回首碧雪情         | 潘寧東著  |

好一大隊人馬，就那麼瀟瀟灑灑、浩浩蕩蕩地越過那座大橋；尖銳刺耳卻透著濃濃喜氣的嗶嗶聲，伴著因了幽沉迴盪而更顯出一股莊嚴的銅鑼聲，從橋上朝四面播散，鞭炮聲更是前一陣、後一陣的，響個不停。迎親隊伍的陣仗自古以來都差不多，沒什麼新鮮，卻總能招來一群群圍觀的鄉親；尤其是大戶人家的喜慶排場，那還真是百看不厭的。

這是清宣統三年，西元一九一一年暮春的一個晴朗日子。江蘇宜興縣城城南的一家茶館裡，跑堂的右手端著茶盤，上面放著茶壺、茶杯和一個大空碗，左手提著一壺滾燙的熱水，踩著輕快的腳步上樓；看他那純樸而又帶著幾許爽朗的笑容，顯然對自己熟練的身段挺滿意的。當年剛到茶館當學徒的時候，掌櫃的得空就叮嚀他，伺候客人不但要周到，動作也得快，幾十年的老字號可丟不起人……

「二位客倌，您們的鐵觀音……」

四平八穩地把一大整套茶具佈置好，跑堂臉上的純樸笑容更爽朗了。他把滾燙的水注滿大空碗，再把已經泡好的那壺茶浸在碗裡，嘴上沒閒著：

「這是咱們店裡專門為貴客琢磨出的品茶方式，聽說是福建人發明的……整壺茶在熱水裡浸著，這茶就格外香醇了！……還有，這茶壺，可是道地的宜興『供春壺』，可有著典故呢……」

二樓靠窗的這張桌子旁，坐的是兩位中年男子。在跑堂機伶的眼裡，兩張陌生的面孔不說，

光看他們的打扮和擱在桌腳幾件簡便的行囊，就知道是外地來的。跑堂的替他們在杯子裡斟上茶，然後在肩頭披著的毛巾上擦擦手，又說開了：

「二位客官……是來喝喜酒的？……是程府還是蔣府的貴客？」

「都不是，我們是從北方回南的，正巧路過貴地，聽說你們這家茶館是宜興縣城裡最有名的，所以進來歇歇腿，喝杯好茶。」

「欸……是啊！」

跑堂的臉上閃過一絲尷尬。都怪自己迷糊！果真是喝喜酒的貴客，這會兒不早就在新郎官家裡熱鬧著了？哪有工夫在這兒喝茶，還帶著行囊？迷糊啣！跑堂的摸摸後腦勺，傻呼呼地笑著；兩位客官也相對笑了笑，覺得這跑堂挺憨直的，雖然他臉上的笑容已經從先前的爽朗轉成了此刻的腼腆。

迎親隊伍的喧鬧聲不時傳過來，體型稍胖的一位客官就著茶杯啜了一口：

「嗯……真是好茶，果然香得很！……剛才聽小哥說，這喜事的一方是蔣家，莫非是宜興縣

城裡南門大人巷的蔣家？」

「是啊！客官認識他們？」

「哦，不！蔣家書香門第，幾世爲官，對地方上貢獻頗多，我只是略有所聞罷了。但不知今日這樁大喜是……」

「是蔣梅笙、蔣二老爺嫁女兒，嫁的是本縣名士程肖琴老爺的公子，甬說多麼的門當戶對了！……光看這排場吧，打從我來這兒當學徒開始，這些年來就沒見過這麼熱鬧的……」

跑堂興頭一起，如數家珍似的，恨不得把新郎新娘雙方的家世一古腦全告訴兩位客信；甚至連新娘的母親當年嫁到蔣家時，嫁粧裡的各款衣服飾物簡直一輩子都穿戴不完、陪嫁的黃金得要秤來秤，他都像是親目所睹……兩位客信邊喝茶、邊聽故事，倒也覺得這腿歇得蠻有意思的。遠處，嗷嗷聲、銅鑼聲、鞭炮聲仍舊依稀可聞……。

南門大人巷蔣家在宜興確實頗有來頭。遠的不說，蔣梅笙的父親蔣萼詩文俱佳，光緒二年中了舉人，曾任高郵州學正、丹徒縣教諭，一生清廉；母親儲慧小時候喜愛讀書，嫁到蔣家後夫唱婦隨，吟詩作文，在那個年代是了不得的事。蔣梅笙從小耳濡目染，也寫得一手好文章和好字，曾經在縣裡考試高中第一；沒想到朝廷就在那一年廢了科舉，蔣梅笙只能斷了做官的念頭，後來轉而興學辦校，並且從事著作。

蔣梅笙的妻子戴清波，也系出名門；父親戴裕源曾經擔任過廣東澄海和新會的知縣。戴清波雖然小時候沒讀過多少書，但是聰慧勤學，在丈夫教導下，竟然也對琴棋書畫廣有涉獵。蔣梅笙夫婦有兩個女兒，這一天出嫁的是大女兒蔣榴珍。和親家程肖琴既然門當戶對，少不得一切都依古禮舊俗；場面之盛大、婚禮之隆重，確實難得一見。

這會兒，媒人已經領著龍鳳大花轎上門了，女方卻是大門緊閉。男方依習俗把準備好的大紅包交由媒人捧上，女方才把大門打開，那頂龍鳳花轎緊跟著被迎進了中堂。眼看著香案擺好，媒人忙不迭地回到男方家裡，等吉時已近，這才又領著新郎偕，乘著藍呢官轎，一路吹吹打打地前去迎娶……

其他的繁文縟節，說也說不完。爲什麼這麼麻煩？多半人不知道、也不敢問；反正祖先傳下

來的，照著做就是了。怕的是哪一個環節上疏忽了，小倆口將來幾十年的日子裡，萬一有個不順遂，誰也擔待不起！

總該有喘口氣的時刻吧！新娘的母親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檔，扶著一把椅子坐下；新娘的妹妹向來善解人意，趕緊給母親端了一杯茶，又伸手輕輕捶著母親的肩膀：

「娘！您可別累壞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！可是娘心裡高興呀！棠珍！妳瞧著這些，全是禮儀！全是規矩！一點也馬虎不得的！娘當年嫁給你爹，行的就是這些個禮儀、這些個規矩！妳可得仔仔細細地瞧！到時候，妳照著做就是了……」

「娘！您這是往哪兒說嘛！人家才十二歲……」

「也快！十二，一轉眼……」

「娘！您別說了嘛！我不要聽、不要聽……」

「瞧妳！好好好！娘不說了！唉！還真是累！棠珍！來！再給娘捶捶！」

棠珍拳起手，在母親肩上背上又捶了起來。像是賭氣、又像是撒嬌，這回的力道不自覺地重了些；一使勁，額頭上居然滲出了幾滴細細小小的汗珠，臉上也泛起了一抹紅暈。才三月天，氣溫沒那麼高，怎麼了？自己是怎麼了？

戴清波閉目養神，捶在肩膀上的是小女兒乖巧的一雙手，就像她那顆乖巧的心。有兩個同樣乖巧的女兒，再加上一個聰明好學的小兒子，做母親的是該心滿意足了；雖然小兒子上面、兩個女兒底下，原來還有兩個兒子，卻都天不假年，分別在兩歲和三歲的時候夭折了。

戴清波想著想著又嘆了口氣。照理說，這是女兒大喜的日子，不該去想那些傷心事的；但也愈是這種大日子，愈容易讓人觸景生情。戴清波睜開眼，心裡還有些話要跟小女兒說：

「其實，這些禮儀規矩的背後，說不準有哪些看不見的道理在。一件一件的，從祖先一代代傳下來，做子孫的就得奉行不悖。尤其是女人家，更是得一步步跼著走，糊塗不得，更錯不得！」棠珍在母親肩上背上繼續捶著；手有點酸，捶的速度放慢了些。

母親出身名門，加上父親多年來的調教，當然算得上是知書達禮的傳統中國女性；打從棠珍稍稍懂事開始，母親總不時地藉各種機會教誨女兒。不同的是，榴珍、棠珍兩姊妹從來不嫌母親囉唆，因為母親總是說得恰到好處、點到為止；而且，姊妹倆每一次都感受到母親教誨背後深藏著的愛。可不是，母親適時地煞住車了，取而代之的仍是那份深藏著的愛：

「看著妳姊姊嫁了這麼一個好人家，我打心眼裡高興！棠珍，娘接下來該操心的就是妳了！……妳這麼乖、這麼懂事，老天爺和咱們蔣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會保佑妳的，妳一定會和妳姊姊一樣，嫁個好人家！」

這回，棠珍沒再害羞、沒再撒嬌。她只是靜靜聽著，靜靜想著；悄悄咀嚼著母親的話，悄悄藏起一份少女的憧憬。

門外又是一陣鞭炮聲；新郎迎親的藍呢官轎已經到了。

棠珍藏起來的少女憧憬畢竟是模糊的；自己還來不及細心勾勒，就被人重重畫上一筆，完全給攪亂了。那是姊姊榴珍出嫁後的第二年，棠珍十三歲；一位嫁到蘇州查家的堂姊回宜興省親。

這一天，棠珍從就讀的宜興女校師範班放學回家，一眼見到堂姊坐在大廳上，正在跟父母親談著什麼，三個人好像都蠻高興的。

蔣梅笙一陣笑聲剛落下，看見棠珍進來，他朝妻子眨眨眼：

「女兒回來了，妳這就告訴她吧！」

戴清波也是眉開眼笑，掩不住心裡的喜悅：

「棠珍，快過來謝謝堂姊！她剛替妳做了媒，對方不是外人，就是妳堂姊夫的親弟弟！」

棠珍怎麼也猜不著會是這麼一回事！她還來不及先向父母請安，還來不及招呼堂姊，就有這麼一件天大的事等著自己！她整個人呆住了。

堂姊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快步走到棠珍跟前，親熱地抓住她的手：

「棠珍，真巧！正說著你的事，妳就回來了！剛才我還跟二伯父、二伯母說，妳要是能嫁給紫含，該有多好！不但咱倆又能在一起，而且，查、蔣兩家更是親上加親，那可真叫人羨慕極了！」

「是啊！棠珍，妳堂姊說得一點也不錯，這親上加親的事，別人家想求，還得看看有沒有那緣分！……再說，咱們這親家也是人人推崇的書香世家，妳堂姊夫的尊翁還做過荆溪的知縣，前兩年結這門親事的時候，人家都說妳堂姊命好，找到了好婆家！」

其實，母親是不需要說這麼一大串的，堂姊嫁到查家都快兩年了，這些事棠珍怎麼會不知道？可是母親畢竟是母親，爲了女兒的終身幸福、爲了心頭對女兒那份深深的愛，這會兒竟然像是扮起媒人的角色，數說著男方的家世、男方的優點：

「妳堂姊還說，查家二少爺人品、相貌都好，年紀跟妳也相當，等將來兩個人從學堂裡畢了業再成親，妳爹跟我的意思是，就趁妳堂姊這趟回到蘇州，請查家挑個日子，先把事情訂下來……」

棠珍心裡明白，母親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怕的是自己一下子承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大事；甚至，母親還可能擔心自己不答應……棠珍還是一句話都沒說；輕輕地把手從堂姊手裡抽出來，兩眼茫茫然的。要她說什麼呢？看這態勢，不只是母親，八成連父親也對這門親事相當滿意；父親沒說什麼，但他那眼神、那笑容已經表明了一切。棠珍默默地低下頭。在她半大不大、似懂非懂的心田裡，「婚姻」應該是屬於大人的事；十幾歲的小姑娘，能有什麼看法？雖然談的是自己的婚姻，但談的人還是大人，只能是大人！

可不是！周遭這麼多親戚，長一輩的不用說，就是同輩的二十多個當中，也有幾個已經結了婚的，可有哪一個不是「大人」談好了安排的？棠珍唯一能想到的是，大概不久之後，自己就會被人家在背後指指點點、得頂著一個「已經許配給查家」的名分了。除此之外，她真的好茫然！「查紫含」，這個全然陌生的名字，竟然在一剎那間不僅走進棠珍的生命，而且還像是一條繩索，將要牢牢地把她拴住……

蔣家老太爺過世了！這是一九一五年四月裡的事。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的蔣梅笙接到電報趕回宜興，老人家已經走了；十六歲的棠珍在家鄉上學，趕上了給祖父送終。依照習俗算了日子，蔣老太爺的喪禮是在好一陣子之後才舉行的，大禮辦得非常隆重，前前後後好幾天，遠親近鄰川

流不息，都來給老人家上香祭拜。這一天，老人家的長子、棠珍的伯父蔣南笙家裡來了一位客人。蔣南笙在宜興女校任教，這位客人是他的同事，年紀很輕，兩個人在廳裡聊著。

「棠珍姊！棠珍姊！」

棠珍正在房裡看書，堂妹玫君邊喊邊跑了進來，臉上有著詭異的笑容：

「棠珍姊！告訴妳一件怪事，那個怪人到我們家裡來了！」

「怪人？什麼怪人？」

玫君是一大堆堂姊妹當中跟棠珍最投緣的一個；除了姊姊榴珍，就數玫君跟她最親。玫君只不過小一歲，但是生性活潑又調皮；棠珍跟她一比，顯得成熟多了。這會兒玫君促狹地望著一頭霧水的棠珍，她臉上的笑容更詭異了：

「來！我告訴妳！」

玫君說著探頭出去看了看，然後把房門關上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：

「我最近剛聽同學說，咱們宜興出了個怪人，偏偏他是我爹學校裡的同事！我先說一件事讓妳開開葷，這個人的父親前一陣子過世，出殯那一天，他全身當然是白衣白服，可是他偏要在白布鞋裡穿上一雙紅襪子！怎麼樣，怪吧？」

「嘎！真的啊？那怎麼成？他家裡長輩都不說他呀？」

「就是嘛！還有，這個人原來的名字叫做徐壽康，福壽康寧，這不挺吉祥的嗎？可是他呀，偏偏給自己改了另外一個名字，妳猜他是怎麼改的？徐悲鴻！悲哀的悲、孤鴻的鴻，他說呀，父親死了，他就像是一隻悲哀的孤鴻，妳說，天底下有誰願意自己的名字這麼不吉不利的？」

「哦？……真有這種事？悲、鴻、鴻？嗯，倒有點兒詩意……」

棠珍後面這句話的聲調放低了下來，像是喃喃自語；玫君幾乎沒聽見：

「還沒完呢！這個徐壽康……徐悲鴻，他在學校裡教的是畫畫，聽說才氣倒是有那麼一點，可就是怪！是個怪先生！爲了挑起養家的責任，他在咱們宜興縣三所學校裡教，除了我爹教的那所之外，另外還有兩所在和橋鎮上，他們家呢，住在圪亭橋。三所學校趕著上課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門了，單趟就得趕三十里路，人家可是來回都用走的，爲的是省下車錢！經常是過家門而不入。妳以爲他跟古時候大禹治水學的啊？才不是呢！他是沒空進家門，得拼命趕路！」

玫君愈說愈起勁，也愈說愈得意；棠珍聽著聽著，終於忍不住笑了。玫君說得沒錯，這麼個人，是挺怪的。不過，棠珍心裡除了覺得怪，也有些好奇；至於好奇些什麼，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
好不容易，玫君總算下結論了：

「這些都是我在學校裡聽來的，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們同學已經給這個怪人取了個綽號，背地裡叫他『紅蹄子書生』，就因爲他在白布鞋裡穿了雙紅襪子！棠珍姊，有沒有興趣去看看那雙紅蹄子？他這會兒跟我爹聊得正起勁呢！」

經不起玫君的慫恿，也爲了自己心裡那一點好奇，棠珍真的跟玫君到她家去了一趟；姊妹倆找了個藉口在廳裡轉了一圈。棠珍刻意悄悄瞄了一眼，只見那個玫君嘴裡所說的「怪人」，跟大伯父談是談得很起勁，而姿態卻是正襟危坐，像是個有規矩的人；更重要的是，從表面上，棠珍看不出他有哪一點「怪」。管它的，怪不怪都跟自己無關；玫君她們愛怎麼說，也都跟自己無關……

玫君想說故事的時候可從沒放過堂姊；過了沒多久，七月裡的一天下午，她又帶著一堆馬路消息來了：

「棠珍姊！那個「紅蹄子書生」離家出走了！」

「妳還真是人小鬼大，小丫頭一個，已經學會包打聽啦？說吧！」

棠珍知道這個堂妹聽來的消息是藏不住的；也知道這個丫頭一敞開來，故事準說個沒完。棠珍心裡有了準備，闔上正看著的一本古詩詞集；果然……

「那個徐悲鴻啊，一下子把三所學校的差事全都辭掉了！人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了，急得他娘跟他太太到處找、到處託人打聽，可就是沒消息！」

「他太太？他成親啦？上回沒聽妳說起嘛……」

「十六歲就當上新郎倌啦！還生了個兒子……都有三歲了吧！當年的親事是他爹娘硬要做主的。他不服氣，又不滿意對方，說是出身農家、沒學問，彼此談不來，結果，他乾脆逃家了事，可是又被找了回來，他沒輒，只好硬著頭皮跟人家拜了天地。兒子是第二年出生的，聽說就是跟家裡賭氣，認為這就已經盡到了傳宗接代的責任……」

玫君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棠珍沒有搭腔的份，只能靜靜地聽；但上回感覺到的那一絲好奇，似乎沒來由地又加深了一些。玫君幾乎連眼睛都沒眨一下，還是說得那麼帶勁：

「所以說起來，這已經是他第二次逃家了！可是這回是爲了什麼，連他的親娘都說不上來，反正啊！怪人就是怪人！」

棠珍這會兒已經不那麼專注聽堂妹說故事了，她有了自己的心事。像這個「怪人」徐悲鴻，

因爲不滿意家裡給他安排的親事，他逃婚、他離家出走；雖然還是給抓了回來，但他畢竟試著反抗過。而棠珍自己，也是在父母親安排之下訂了終身；儘管是所謂的門當戶對，但那還是一種冒險，自己的未來還是一個未知數。

訂了親之後，多多少少總要關注一下自己將要依附終身的那個男人；而讓棠珍不安的是，查紫合似乎並不像做媒的堂姊當年所形容的那麼完美無缺。因此，偶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棠珍會猶疑、會害怕、會難過；她實在想不通，自己有什麼理由要爲一個全然的未知去冒那麼大的險，那是把自己的一輩子當賭注押上去了啊！她知道父母親疼她，知道父母親是爲了她好；但爹娘啊！當年你們這麼做是不是太倉促草率了些？你們對那個「查家二少爺」真的瞭解嗎？

不知怎麼的，對於那個又一次逃家的「紅蹄子書生」，棠珍心裡原先的好奇竟然摻進了那麼一絲同情、一絲關懷。是啊！當年逃家是爲了逃婚，那這一次呢？什麼理由讓他拋下老母、拋下妻子和幼兒？連一點音訊都不留下？

玫君是什麼時候離開的，棠珍沒在意。她重新翻開那本古詩詞集，想要把自己的心事丟得遠遠的；但愈是如此，那一股股的心事愈是亂得厲害。當她讀著李清照的「多少事欲語還休」、當她讀著李白的「但見淚痕濕，不知心恨誰。」棠珍竟然發覺自己的眼角真的有點濕了……。

四年前，姊姊出嫁的那一天，母親說過一些話；棠珍那時候藏起的少女憧憬，如今依然得藏著。那時候的憧憬是模模糊糊的，她說不清，只能藏著；而如今，憧憬雖不再模糊，但她不敢說，還是只能藏著。十六歲的棠珍，已經開始懂得如何去勾勒未來；但她的未來早在三年前就被人重重畫上一筆，那巨大的一筆幾乎佔據了她整個的生命，哪有多餘的空間讓自己去勾勒？

棠珍濕濕的眼角滴下了淚水；第一次，她爲命運啜泣……

蔣家有一位遠房親戚朱了洲，雖然是宜興人，卻來到上海謀生，在一所學校裡教體育。蔣梅笙在復旦大學任教，朱了洲經常就近到他家裡請益，還稱蔣梅笙夫婦爲「先生、師母」。這時候，原來留在家鄉的棠珍也已經到了上海和父母團聚，因此常有機會見到這位同鄉。

朱了洲個性爽直、爲人風趣，喜歡交朋友；他身上也有著許多軼聞趣事，而這些有趣的小事，多半卻是從他自己嘴裡說出來的。一九一六年三月初。這一天，朱了洲又到了蔣梅笙家裡，還帶了一位朋友來拜見蔣梅笙夫婦。樓上房間裡的棠珍先是沒在意，可是當她聽到朱了洲那大嗓門介紹那位朋友的時候，她結結實實地嚇了一大跳！

「先生！師母！這位是咱們宜興同鄉，他叫徐悲鴻！」

「先生！師母！二位好！學生曾經在宜興女校濫竽充數，教過圖畫，跟南笙先生同事過。」  
「歡迎！歡迎！請坐呀！徐先生！」

棠珍說什麼也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！樓下的客人居然就是大半年前在宜興離家出走、完全失蹤了的那個徐悲鴻？這怎麼可能？棠珍整個人呆住了！一顆心也莫名其妙地亂了。幸好只呆了幾秒鐘、只亂了一下下，棠珍立刻恢復了正常；而且出奇地冷靜。她細心聽著樓下客廳裡的談話……

蔣梅笙夫婦顯然很高興見到這位同鄉晚輩；戴清波泡了一壺好茶，徐悲鴻恭恭敬敬地從座位上站起來，欠欠身子才又坐下：